

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90周年

## 如何让我热血沸腾

——七一感怀

■ 村夫

如何让我,热血沸腾?  
不忘初心,唯有信念。

如何让我,义无反顾?  
理想在上,一往情深。

漫长岁月,历程斑駁;  
云海松涛,弃假扬真。

九十五载,披荆斩棘;  
一个婴儿,长成巨人。

八千万人,前赴后继;  
本色不改,已成中坚。

如何让我,热血沸腾?  
一个名字:共产党人!

## 爷爷的七一

■ 郭华悦

爷爷是个老党员。那个年头,入党不是容易的事儿。也正因此,爷爷以此为豪。每年的“七一”,自然也是家里的大日子。我小时候,爷爷还没退休,是单位里的骨干。平日里,因为工作性质,爷爷多数时间都得四处奔波,要么就是在单位的宿舍里。但“七一”这天,不管多忙,爷爷都会回家,和家人一起庆祝。

爷爷每次回来,都会提着大包小包,有玩具,有零食,还有衣服鞋袜。那时,对孩子来说,这可是挺稀罕的。因此,孩子们都盼着爷爷赶紧回来。“七一”那天,一到黄昏,孩子们就趴在窗台上,眼睛不眨地盯着马路。

老房子在大路旁,有一扇窗户正对着大路。在孩子们看来,爷爷那出现在马路另一头的挺拔背影,是在漫长的期盼后,所迎来的快乐时光。

那时,我在窗内,爷爷在窗外。

再后来,爷爷退休了。而我们,一个个长大成人,飞往了外面的世界。平日里,各有各的忙,都难得回去一趟。除了逢年过节,唯有每年的“七一”,再忙我们都会回去。因为我们知道,这是爷爷最重视的日子。每次回去,走上那条大路,房子就在路的另一端,隐隐约约。再走近,爷爷满是皱纹的脸,在窗户中若隐若现。那时的爷爷,就像小时候的我们,在窗前盼望着亲人们归来。昏黄的灯光下,爷爷的脸就像一朵怒放的花,照亮了回家的路。

那时,我在窗外,爷爷在窗内。

那扇窗户,成了联系窗里窗外的一扇门户。窗里,是盼望着亲人的眼神;窗外,是闪烁着渴望的归家游子。在目光汇聚的那一刻,思念如朵朵白云,骑着漫天晚霞,飞进了亲人们的心灵深处。

窗里是爱,窗外也是爱。

■ 徐海鹰

在我家乡的南渡江渡口,曾有一艘“党员船”,还有一位传奇的老艄公。

那年,村里的南渡江渡口老艄公去世,我老家50岁的堂叔公瑞碌便被村党支部选为渡口新摆渡工。瑞碌叔公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老党员,善良勤快,人缘好,平时靠种田和在南渡江上捕鱼为生,他的渡船被命名为“党员船”,船上扯起了一面“党员船”的旗帜,他驾船在南渡江上为生产队运送物资,送往迎来进出两岸的人们。

穿过村子,再穿过一片江边刺丛竹林,沿着长长的不规则的土坎和石头垒成的台阶,就来到村前的南渡江江边,下了岸,就到了我老家澄迈县高山朗村南渡江渡口。渡口分南岸渡口与北岸渡口,南岸渡口在江对面,北岸渡口在北边,我老家村庄属于北渡口,两渡口南北相望,相隔800多米,两岸出入就靠渡船。渡口江水清澈,一条渡船横泊在江边,没人时候,船公在吧哒吧哒地抽着那年代最廉价的“大章”牌或“电车”牌香烟。

那渡口不知存在多长时间了,也许与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,我爷爷说他父亲小时就有了,渡口也很简陋,码头引桥是用几根木料搭成的木排,每个来渡江的人会站在木排引桥上,扯喉对着对岸悠悠喊:

“哎一,渡江喽”,悦耳的声音便贴着涟漪的江面飞越对岸。

“好一嘞。”话音未落,江面便悠悠摇过一条船来,船上的“党员船”旗帜迎风飘扬。日落日出,小小渡船雨里来,风里去,渡船就像滔滔南渡江水一样流淌。

渡口很热闹,江面常有小船游动,运载农副产品货物,还有划着竹排在撒网捕鱼的人。

我奶奶每次带我过江时,总是不等渡船完全靠岸停稳,就麻利地跳上渡船,回手像抓小鸡一样,双手把我提到渡船上。我坐在船帮上,望着两岸的青山和面前宽阔连沓的江面,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在一幅山水画中,阳光多温暖啊,一只江鸥在江面盘旋,时而升腾,时而俯冲。老人长长的竹竿往水中一撑,渡船便漂亮转弯,驶向江中,如果不是盯

# 渡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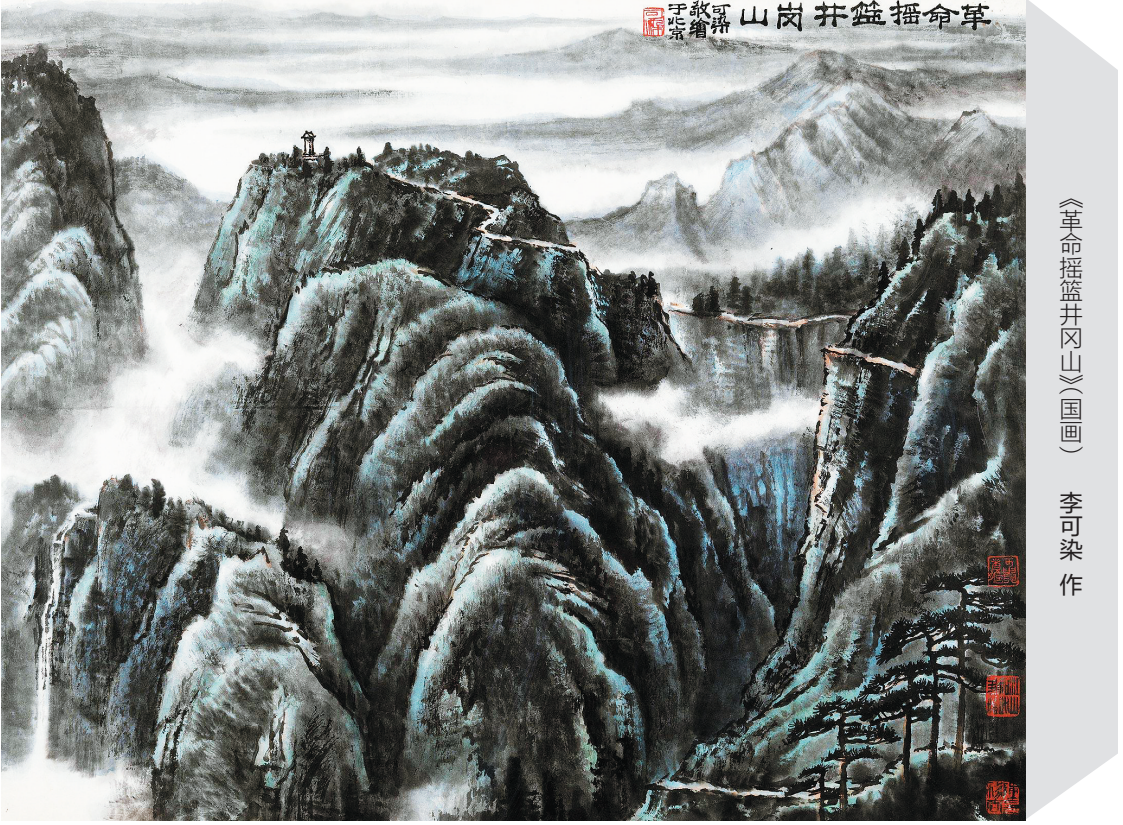
着船头犁出两道美丽的浪花,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。

瑞碌叔公一生未娶,把渡船当成职业,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当成己任。老人对摆渡很有感情,50岁时来到渡口摆渡,来回在波浪上走着,从来就没嫌弃摆渡艰辛,一干就是30年。30年里,他曾有机会进入县企业单位工作,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,成为工薪族,但他舍不得小小的渡船,一直与渡口摆渡为伴。后来,渡口实行承包经营,瑞碌叔公买了新船,他在南渡江上风里来雨里去,送走了不知多少村民与客人,渡船上的摇橹被双手摩擦得如铜般乌黑锃亮,人们敬佩他,信任他的“党员船”。老人摆渡几十年,也做了一辈子好事,他驾船参加过抗洪,参加过紧急抢险救灾,救过多起落水民众,也多次免费送过生命垂危的病人和难产的孕妇,协助过警察抓获逃到渡船上的流窜犯,渡口南岸有20多个孩子每天要渡船到北渡口的村子上学,他就几十年如一日免费接送孩子们上学,他行船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,这

是件多不容易的事啊。老人生活虽过得紧巴巴的,但他从未有损过自己是一名党员的形象,他不贪不占,摆渡从不多收钱,每人过一趟江仅收两角钱,多给也坚决不要,有时过江人没带钱,他送过江后也不会再追问。

老人以船为伴,更多时候是忍耐寂寞,没有客人的时候,他就坐在渡船头上,拿出自制的小鱼干,捡几粒花生,喝着廉价的米酒,喝到兴头上,便站在船帮上,唱起了喜欢的琼剧选段,不圆正的唱腔,惹得满江欢笑。老人的渡船很小,一趟只能渡七八人,人多的时候一天来回跑几十趟。船舱装有竹篾编织的船棚,可以遮阳挡雨,与鲁迅笔下的“乌篷船”非常相像,老人的渡船上长年总插着一面红旗,迎风猎猎,“党员船”几个金色大字在阳光下闪耀,在南渡江水线上特别显眼,我曾问过瑞碌叔公为何要挂“党员船”,他说:“党员是为群众办事的,群众最信任党员,有困难找党员,我这样做是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”。

老人的渡船棚上总挂着一记红色的煤油马灯,那是为夜里有



住内心的喜悦,答应得非常勉强,好嘛——

老人核桃般的脸上像开了花,口里不停地赞美着对方,太感谢你了,好人啊。

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他们想瞧个究竟。

石匠把盖子给打开了,李叔很是费劲地才把他的宝贝掏出来。

老人卷起衣角将宝贝包着,让衣服把水吸干,然后站到墙上的大镜子前,颤颤抖抖地将他的宝贝戴在左胸前,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,好像有点偏,退一步再端详,确实有点偏,重新摘下,再次戴上。

一文化馆藏眼镜的老干部目睹此事的全过程,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,突地一声吼,老党员——

他这一叫嚷,迷迷糊糊的围观者像是被醍醐灌了顶,忽地醒来,啪啪啪……不约而同地合着手掌使劲拍。

石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然离开,那桶李叔作为感谢送他的鸡蛋也没带走。

夕阳里,李叔重新挑上担子,担子似乎比原来轻些,腰板也比原来直些,步子却格外地坚定、豪迈。

平实自然,古朴耐畅,又不失典雅诙谐。他在诉说苦难时没有埋怨,表达理想时没有渲染,似乎只是以未经磨染之初心串连起一段段往事,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自在境界。

谭老师对文学真诚、挚爱、有责任感,对文学人才热忱、关爱、不遗余力。我们仰慕他的才华与人品而齐聚麾下。他用自身的文品人格培育和影响了不少陵水的文学爱好者,我便是其中的一个。每当报纸上发表我的一篇文章,哪怕是“豆腐块”,他都要亲自给予指点与鼓励。我是那个特殊年代的高中生,学不到多少文化,但又爱写古诗词,老师总是像当年在课堂向上向学生讲授押韵、平仄、对仗一样耐心教我,受益匪浅。

■ 小小说

■ 李佑伦

正是农闲时节,才九点多钟,虽然没有睡意,李叔和老伴还是早早地上了床,望着房顶上的屋瓦,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些关于庄稼关于乡邻的话。

李叔忽然问,今天是个几号?二十六。李叔说,我问的阳历。

老伴想了半天,说,今天是六月三十日。

啊?李叔条件反射般坐了起来,我的那个呢?老伴知道李叔说的“那个”是他的宝贝党徽,嘟嘟囔囔,还是在原来那个盒子里包着的,突然问它干嘛?

李叔说,明天进城,要戴哩。好多年没进过城了。长途汽车站下车后,李叔掏出张纸片,那是儿子电话里说过的进城路线,李叔四下搜巡路牌,总算找到了,在十字路口穿马甲做协管的老同志那儿得到

## 党徽

确认后,李叔挑起他的行李,匆匆地朝儿子家走去。

转过一条街,拐进一条巷,李叔瞧见墙面上有一张大大的玻璃镜子,李叔挑着担子在镜前站了许久,终于发现问题,哎哟一声,赶紧把担子放了下来。

你这小鬼,咋不长眼?李叔好不高兴,两个年轻小伙勾肩搭背走路撞着他,他手上的东西飞了出去。

李叔弓着腰踉跄着步子,正要弯腰去拾他的东西,不幸又被打扫卫生的店主扫到下水道入口里。

李叔一下跌坐在地上,拍打着大腿,天啊——没说完,趴在下水道上眯缝着眼睛往里看,还在,还在,刚才欲哭的脸方又转晴。

店主上下打量着李叔,老人又黑又瘦,穿着一件已经辨不出原来颜色的短袖,踩着一双时下城里根本见不着的草鞋,但精神气却十足。店主有些不屑,啥值钱东西嘛?

## 我的老师

境优美、内蕴丰富,既虚渺又不沉溺,从生动气韵中长出挺拔的枝桠。

谭老师一生命运坎坷,但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依然是“葵藿倾太阳,物性固难夺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他被遣返回乡务农。在后来谈及这段经历时,老师说,虽然他荒废了教书育人的五年时光,这对于一个刚踏上讲台,踌躇满怀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青年教师而言,那是很大的浪费与惋惜。但另一方面,这五年的耕耘播种,是他在精神层次上的一大收获,

享用终生。

儒家仁爱宽容的思想一直是谭老师坚持不变的内心圭臬。他一生忠厚诚实善良,将功名利禄和世俗社会看得淡然。不管身处逆境还是足履坦途,始终追着梦前行。可谓“宠辱不惊,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望天外云卷云舒”。

做诗填词并非谭老师的目标,而是支持其不断进取不断探索的一种精神力量。他的诗文或针砭时弊,或褒贬风气,或溯源考证,或订正谬传,

■ 草木芳华

## 木耳菜与植物染

■ 安歌

落葵在南方极易生,麻辣树斜处,有一树窝,它垂吊着长下来,风斜吹它,它白的苞蕾饱满,尖梢缀一点红,颇为可爱。旧楼空地上它也长,老株爬满院篱,苞蕾已是紫色的果实,枝条上下密密匝匝都是它的果。摘一粒捏捏,那软软的浆果裂开,紫色染手不,不易洗掉,当可做植物染,待查。老株下,新苗从地下发出来,雨后发成丛,可见那老株是会自播的。我常去采苗收种,从未空手而归。

在湘西,菜单上有名为人参菜的,点来端上,才知是此君。民间多称其为木耳菜,大约取其叶厚肥嫩。在植物界朋友间说木耳菜被责难,我申辩,买菜若说落葵,没有人理我的呀。——在植物学界,若要谈一植物,必先正其名,也是实情需要。一种草木有无数个民间叫法。比如落葵,除木耳菜外,还有叫胭脂菜与紫角叶的,如若学界不用植物正式的学名,很多讨论可能是鸡同鸭讲。但对它的民间叫法也当知其一二,才好与人世通融。

曾建议楼下开荒地种菜的阿姨种它,介绍不清,便去采种地采来一株,插种其田间空隙外。第二天路过,它消失了。再遇阿姨。她说,你说的是那个菜啊,肥肥厚厚的……显然她不喜欢吃。阿姨的落葵观亦有附议者:的确是这样,不能做菜也不好吃,观赏可以,虫害少长势又好,我喜欢它绿油油的嫩嫩的手感。反驳亦有之:我爱吃,拿蒜爆炒。在湘西曾同吃“人参菜”的A君对它更是念念不忘。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如果硬要说服对方,估计要打几架甚至发动战争也难做到吧。

查落葵与植物染,找到一篇《落葵浆果天然染料提取及对羊毛织物的染色性能》的论文。甚为高兴:原来它可以染的是羊毛织物,其一法为水浸法,另一法为浸提法,不同方法染色,会有颜色深浅不同和色彩牢固度的差异。以后若能得着羊毛,或者各样方法都来试试。

吾国用植物染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,山顶洞人时期,已用植物染料在做装饰的石珠上染色。用植物染色不只对环境友好,也与自然有配:毕竟是从果实花朵里来的。植物染品颜色也要自然亲切。色也是忆旧的色,是对自己给别人,都有了宽恕谅解。便是有艳,也是胭脂囚进了丝绵里。现在很多城市森女系人士中意植物染,或也因这颜色有它的草木故乡。

在大理的阿鹏曾要我寄一条旧的白布裙与她,说石榴熟了,想要用其皮给我染我《植物记》中提到的那种石榴裙。可我的旧裙大多是棉麻混纺织品,与她要求的纯棉有距离。石榴染色,纯棉的着色要更牢靠些,她说。我央她随便找一块白棉布,给我染一方巾,可配衣,也可搭电脑上,总之就是留一方她的颜色。

她没有睬我。手艺人不只对材质有要求,其心意或也有定向。否则她也不会从上海金融世界抽身,变成大理“村姑”。



■ 动物档案

## 兔子

■ 严敬

兔子是很聪明的动物,它把家安在地下,十分隐蔽,足足可以防止别的莽撞的家伙的侵扰。夜间,它出洞觅食,总是跑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吃草。本来它的洞口旁边也生有茂盛的青草,但它让青草留着,除了备不时之需外,还可伪装洞口,使人家不致觉察它的家就在近旁。

但聪明的兔子也有犯糊涂的时候,秋天,我和朋友去垂钓,正走在路上,这路通向远方的池塘,路两旁是河水,忽然,一只兔子从我们身后窜向前面,它跑得快,自然是撵不上它了,我们一齐大喊,喊声追得上它,吓得它小腿蹬得更快,眨眼就不见它的影儿。

如果捉到它,我们肯定很高兴,它跑掉,我们一点也不遗憾,因为,这不是我们能力所及。

过了半支烟的工夫,突然,我们发现前面一个金色的小点,正朝我们奔来,这个点越来越大,一双大耳朵看得很清晰,原来是一只兔子。我们马上明白,刚才那只兔子,又跑回来了。前面肯定有人挡它的路,而且也对着它喊叫,兔子的胆子极小,被人一吓,急忙掉头,又原路跑回。

我们伸开双臂,做出拦截的样子,兔子马上停住,它绝望了,因为它明白自己陷入了前堵后追的困境,慌忙之中,它好像想也没想,便向路东的河水纵身一跃,免水逃命。

兔子的水性很差,游向河心自然是一条绝路,约摸游了一丈远,它觉得不对,又往回游,我们这回只需在岸边等着它。

兔子的脑子里,可能只有直路可行,至于叉路、弯路,大概它心里没有这些概念。我们再往前走时,发现路上有好几处叉路,而这些叉路都可以救它的命。